会用人者,益人益己!

——读阿山先生长篇历史小说《雪帅彭玉麟》有感

■林新华

阿山先生,是我的老乡,他本名叫王若柏。

因为他是家乡一名退休教师,我常常称他王老师。

称他为王老师,不仅仅是因为他曾经做过老师,更因为他在文学上的贡献。

于我这个文学爱好者而言,他是我真正的老师。

他不仅在我曾经供职的衡阳日报社刊发过许多作品,2016年春,他撰写出60多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王船山》,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今年夏天,王老师托人给我送来他撰写的又一部长篇历史小说——《雪帅彭玉麟》,65万字的小说依然是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在短短的六年时间里,他出版了两部总计130多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而且两次都是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作为一个曾经的媒体人,我了解湖南文艺出版社的规矩,这是一家要求很高的出版社。能够两次跨越这家出版社的门槛,对作品的质量和作者的实力是一种肯定。

当然,我的阅读习惯里没有出版社的概念,只是由当时的阅读需求来定。但有一个特例是,历史小说并不受实用主义的影响,我在任何时候都保持着对它们的兴趣。

这个兴趣,始于我从阅读二月河推出有关大清的系列历史小说开始。

他的《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让我在阅读的时候,既满足了对文字驾驭能力的学习,又加强了对历史大脉络的掌握,同时还收获了在有趣中阅读的幸福感。

看历史小说是我的阅读爱好,我很享受这样的过程,何况写的是家乡名人彭玉麟?接过小说,我便开始了阅读。

在阅读中,我看到作者把彭玉麟曲折的人生、惊险的军旅、刚直的性格、遗憾的爱情、大公的品格、简朴的生活、出众的才华……一一展示出来,让我对可亲可敬的"雪帅",更是肃然起敬。

作为晚清著名的军事家、书画家,彭玉麟是我们衡阳的骄傲,同样是我们湖南的骄傲。

他不要钱、不要官、不要命的精神,就是我们湖湘文化中勇于担当、大公无私精神的体现。

说到小说的艺术评价,其实不需要多评价。

炎炎夏日,一部60多万字的小说能让我挑出来,而且把它读完,这就说明了它在我心目中的分量。

对这部书的喜爱自然不只有我,很巧的是,我在阅读这部书的时候,曾经无意间看到同样有朋友也在阅读。据媒体报道,这部书在网上的销量也很俏。

所以对这部书的艺术评价,我觉得所有的赞美都是多余的了。

我只想表达我阅读后的收获。

《雪帅彭玉麟》60多万字,融入王老师几年的心血,写的又是名垂青史的彭玉麟……我的收获自然很大。

作者写作的严谨、故事的精巧、情节的曲折……雪帅的睿智、公正、勤勉、坦荡……这些都是我在阅读中的收获,它们对我在今后作文、为人、做事上,都会产生很好的影响。

在这里,我要感谢阿山先生,也要感谢湖南文艺出版社,更要感谢"雪帅"……他们共同的光辉,使我前行的路多了许多光束,给予我在阅读中以巨大的收获。

在这许许多多的收获中,有一点令我很是感慨,那就是小说讲述彭玉麟和曾国藩的故事,让我悟道了一个道理:作为一个领导者,知人善用是最重要的工作方法。

关于这一点,我们的先哲王船山先生曾经也说过——

"能用人者,可以无敌于天下。"

彭玉麟的故事离不开曾国藩,曾国藩的故事也离不开彭玉麟。

所有阿山先生曾经就这部长篇小说写了一篇文章《彭玉麟与曾国藩:谁成就了谁?》

彭玉麟与曾国藩,谁成就了谁?

在阅读《雪帅彭玉麟》之前,我看过老乡唐浩明先生的《曾国藩》。

其实在我看来,彭玉麟与曾国藩不存在谁成就了谁的问题,他们都是特殊历史时期交汇的特殊人物,他们是在历史大进程中的相互成就。

但在相互成就对方中,我看到了一个最值得借鉴的工作方式,那就是善于用人是一切事业走向成功的重要保障,知人善用对一个领导的重要性。

曾国藩和彭玉麟的相遇要先提到1852年。

这年正月,曾国藩署吏部左侍郎,这是一个二品职位的官。6月,他充江西乡试正考官,途中因母丧归家。

曾国藩的家在湖南双峰的荷叶塘,尽管与彭玉麟的家乡衡阳县渣江不远,但是他们此时却并不熟悉。

此时的彭玉麟,虽然因为两年前在湖南爆发李沅发起义时,他从衡州协标兵随往镇压,在此战中崭露头角,被授予蓝翎顶戴,却辞官不就,在耒阳一家当铺做了管账先生。

这年是咸丰二年,已是天下大乱。

这时太平天国运动已席卷半个中国,尽管清政府从全国各地调集大量八旗军、绿营官兵来对付太平军,可是这支腐朽的武装已不堪一战。因此,清政府屡次颁发奖励团练的命令,力图利用各地的地方武装来遏制太平军势力的发展。

正所谓乱世出英雄。

1853年,42岁的曾国藩来到衡阳办团练,这就是后来名震天下的湘军。

办团练自然需要人才,这时候有人向曾国藩推荐了小他6岁的彭玉麟,这个人也同时建议彭玉麟去参加湘军。

这时,他们都不了解对方,喜欢过清净平淡、读书作画生活的彭玉麟也无意出山,但曾国藩却记住了他,求贤若渴的曾国藩决定亲自去请他。

彭玉麟有些不情愿,以为母守制未满三年加以推辞。曾国藩劝道:在动乱年代,盗贼蜂起,如不加入湘军,家乡难逃灾祸,连父子都不能相保,不如移孝为忠,为国平乱,建功立业来报答父母。

彭玉麟被说服,墨绖从戎,开始了书生领兵打仗的壮丽人生。

加入湘军的彭玉麟迅速显示出众的军事领导才能,曾国藩知人善用,把他提拔为水师左营营官,参与创建湘军水师,然后随曾国藩出师东征,率水师在惊涛骇浪里奋进,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千里转战,最后攻克天京,建立赫赫战功。

曾国藩也不断奏请朝廷对他进行嘉奖重用,使彭玉麟成为湘军水师的高级将领,由一介布衣成为了朝廷倚重的大臣。

彭玉麟带领的水师不仅为曾国藩统领的湘军立下了汗马功劳,还几次救曾国藩于危难,可谓建立了不朽功勋。

1854年,湘军出征抵达长沙。这时太平天国西征军已进入湖南,北面占领岳阳,南面占领了湘潭。欲南北合围长沙,攻取湖南省城。而身处长沙的湘军有腹背受敌之险。

面对这个局势,彭玉麟建议重点击溃湘潭之敌,解除后顾之忧。曾国藩采用了彭玉麟的建议,命彭玉麟和塔其布(晚清名将、此时为正四品绿营武官)水陆配合攻取湘潭。彭玉麟奉命出发后,曾国藩因误信情报,带兵攻击长沙北面的靖港镇,陷入重围,结果大败,两次跳江,被人救起。回到长沙,遭士民嘲笑,又推测湘潭之战凶多吉少,绝望至极。好在彭玉麟和塔其布水陆配合,全歼湘潭太平军。湘潭大捷使湘军士气大振,曾国藩也不再悲观,重新树立信心,燃起希望,于是招兵买马,重整旗鼓,继续向岳阳洞庭进军。

在湘军出征之初,是彭玉麟等将领取得湘潭大捷,改变曾国藩和湘军之命运。

1855年,湘军水师攻打九江、小池口江面,太平军水营退至湖口。湘军水师营官萧捷三等率领两百多艘长龙、舢板冲入鄱阳湖内,被太平军切断归路。自此,湘军水师分为内湖和外江两部分。此时形势非常严峻,曾国藩坐困江西南昌,八府五十余县全被太平军占领,派出送信求援的人,也被太平军杀死了一百多人。曾国藩在这危急时刻,写信给彭玉麟,命他来江西接管内湖水师。当时江西被太平军控制,前往南昌要冒大风险,有人主张彭玉麟绕道广东、入闽浙,再经广信而往南昌。彭玉麟认为这样绕远耽误了时间,说"江西危急,旦暮赴之欲恐不及,当以国事和情义为重,不能以保全自己而耽误时机!"……于是装作游学先生,带领几个随从,冒着掉脑袋的危险,直接从湖南进入江西。过了一关又一关,终于在南昌见到了曾国藩,接管了内湖水师,为重整旗鼓,恢复江西,进而实现内湖与外江水师大会后奠定基础。

关键时刻,又是彭玉麟不顾生死,受命于危难之时,给了曾国藩以支持。

正是因为看到彭玉麟的军事才能,在攻取安庆与南京的关键之战,曾国藩知人善用,把弟弟曾国荃的吉字营和彭玉麟的水师作为主力部队,让曾国荃的吉字营担任主攻,陆上进击敌军;让彭玉麟率领水师配合作战,主要截断敌军水上交通,切断粮道,在江湖上进击敌军。

历史印证了曾国藩知人善用的布局,在艰苦的战斗中,两军相互配合默契。在安庆,一同攻克了菱湖十八垒,给敌军以猛烈打击。在南京,水师为主,陆军为辅,攻克极为险要、防守最森严的九洑洲。两军以最顽强的毅力,不惜身家性命,经历大小数百次血战,与友军一起,最后剿灭太平军,恢复了大清的山河。

与此同时,在书中,我看到彭玉麟在水师的发展中,公正无私的他,启用了一大批优秀的水师官员,对水师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有人说,没有曾国藩提供的舞台,没有他的推荐与支持,彭玉麟终其一生或许就是衡州城里一位卖字画的寒士;但我们又想一想,如果没有彭玉麟在关键时刻的奋力支撑和顽强搏击,曾国藩也未必能完成平乱复兴之大业,得以封侯为相,成为晚清的中兴名臣。

对这个观点,我是认可的。

我们想一想,如果不是曾国藩启用像彭玉麟这样的人才、彭玉麟不是启用一批优秀的水师官员,湘军绝对创造不出名垂青史的功绩,曾国藩不可能成为晚清著名的政治家、战略家,彭玉麟不可能成为著名的军事家。

成大事者,必定知人善用。

知人善用,小范围说,利人利己;大视野看,利国利民利事业。

成就别人,就是成就自己。

当然,这个命题成立的前提是,你要有知人善用的识人之术和公正无私的用人胸襟。

就凭这个大收获,我推荐大家读读《雪帅彭玉麟》。

"段"章取"议"

1.我特别喜欢"深处"这个词,它意味我们不仅是奇观化地观察和呈现那个在新闻纸中被事件垒加的中国和文学,而是深入、更深入,试图摸到或抓住那条更内在、更能支配现实扭动和人物选择的东西,无论是针对中国现实还是针对于文学本身。"深处"才是文学应当展示的并且不被其它的学科所替代的独有部分。

现象从来是多的,更多的,在我们身边发生着的"社会事件"同样是多的,或者更多的。但它不应是我们文学追逐的方向,我们要承认奇观化的、描摹现实图景和表象事件的小说往往不具备永恒性质,它有时甚至太过容易过时,而致力于察看"深处"、凝视与反思这个"深处"的小说。尽管它看起来同当前重大的问题格格不入,对激动着他同时代人的一切社会问题显得无动于衷,但却在本质、理念和原质的点上做出了自己的发现和提供,它也就更具永恒性和深入性,更能成为"反映时代"的可贵标尺。——李浩 说

2.批评家是人,不是理论机器。在批评领域,在占有理论资源的基础上,人的主体性应该受到重视。文学批评不能只满足于给予读者新信息、重新表述前人思想,它还应该反映作者的脑力素质,应该具有对文本进行探密的勇气与潜能。

正是在此意义上,我渴望成为"普通读者"。那种不受文学偏见和定见腐蚀的读者。在我心目中,这位普通读者看重作品的文学性,也看重批评家的主体性。因而,他/她的文字不是冷冰冰的铁板,它有温度、有情感、有个性、有发现。这位普通读者内心坦然、忠直无欺,他/她可以热烈赞美一部作品的优长,也能坦率讨论一部作品的缺憾。更重要的是,他/她深知文学批评也是一种创作,是一种文体;好的批评文字须生动细腻,须丰润丰盈,须缜密严谨,须"以人的声音说话",须写得美。——张莉 说